

暮夏，魔法和愛情 【小說類】 佳作 資工系 林圻恩

1.

秋月站在月台上等著車。

後面不斷地有旅客匆匆走過，不時地，還有通知列車過站或到站的廣播響起，加上遠方暮夏的蟬聲和悶熱，讓人想放鬆也難。

「2A 月台即將進站的是開往新竹的 2194 次列車。」廣播聲再次響起，喚回了秋月那飄向遠方的思緒。

他緩緩眨了眨眼，然後緩步從陰影下走往等待線前。

列車駛進站內，一陣風隨著車吹向月台，然後吹走了遠處小男孩的帽子。

帽子隨風飄著，眼看就要像是好奇的精靈隨著風調皮地飛到對向月台。

於是秋月朝著那頂帽子伸出手。

“El, Alpha, Kira.”

一道光芒從他的指尖亮起，帽子被一陣帶有亮光的風吹回，最後停在了秋月伸出的那隻手。

列車在發出尖銳的煞車聲緩緩停下。

秋月走向小男孩，並將帽子給他。

「下次要記得抓好喔！」他說。

「嗯。大哥哥謝謝你。」小男孩回，然後開心地跑回他的家人身

旁。

「這樣的光景，就跟一年前一樣呢...」看著小男孩同時跟著其他旅客上了車的秋月像是想到什麼而喃喃自語。

心，卻也跟著微微揪緊。

「只是今年，沒有她在身旁而已。」說完後他嘆了口氣，然後將身子靠在列車的窗旁。

列車啟動，月台漸漸變小遠離，窗外的風景隨著列車駛過變得一片一片，如幻燈片般，向車上的所有人放映。

秋月靜靜閉上眼，出現在他眼前的，不是方才車窗外那如紀錄片般的風景。

雖說一樣是紀錄片，但卻令人悲傷。

那是腦袋一直默默放映的，這一年來的紀錄片。

電影放著放著，她，突然出現在電影裡。

就在，他的眼前。

他忍不住，朝她伸出手。

她彷彿，也向他走了過來。

一步，兩步，三步...

他感覺她和他的距離漸漸縮短。

就在彷彿觸碰得到之時，一陣刺耳的喇叭聲響起。

眼前的電影突然停止放映，逐漸變得一片白。

列車交會。

恍如真實般，在那半黑半光明之中，只有她走來，與他擦肩而過。

從夢裡醒來，刺眼的陽光從車外射入，眼睛完全張開，夢也跟著黑暗消失。

空留朝窗戶伸出手的秋月，以及到達下一站的列車廣播。

終究，她還是離他而去。

眼前一片明亮，卻又因淚水而逐漸變得模糊。

窗外的幻燈片隨著到站的列車廣播迎向結局。

車門開啟，秋月跟著人們下了車，緩步走向閘門。

在人來人往的天橋上，他停下腳步。

往天橋的兩端望去，藍天配上幾朵純白的雲，這正是夏天的天空最常見到的穿著。而視野由上而下，這座城市，並沒有像臺北有著各種高樓組成的天際線，也不是遍佈稻田的鄉間，而像是神從天空往地上灑滿不同的小房子和古蹟般，所形成的一個小而美的城市。

走下階梯，刷卡出了閘門，剛剛在月台上大聲撥放著的列車到站廣播已經消失的無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的喧囂。

秋月隨著人潮，往車站前廣場的其中一端走去。然後在廣場穿過人

群繼續前行。過了幾棟建築，在轉角迎面而來的是護城河。河的兩旁綠樹如茵，給人一種涼爽的感覺。也正是因為這樣在正熱的中午時分，仍可看到很多遊人跟情侶在樹下的步道走著。

秋月也加入了遊人的行列，在步道上漫步。

走在石頭鋪成的步道上，有許多情侶手牽著手笑著從秋月的身旁走過，或是拉著另一半的手如蜻蜓點水般踮著腳尖在露出河面的石頭上跳著；甚至是直接一把摟住另一半的腰，似乎想享受對方既可愛又驚訝的神情。

秋月在一位在河岸平台上唱歌的人前停了下來。

台上的人彈著吉他，秋月就這樣坐了下來，就這樣靜靜地聽著台上的人唱著那首他再熟悉不過的情歌。

“I don't have much to give, but I don't care for gold.

What use is money, when you need someone to hold?”

旋律同時迴盪於耳中與腦中，使秋月情不自禁地跟著哼唱了起來。

“...Set my midnight sorrow free,

I will give you all of me.

Just leave your lover, leave him for me.

Leave your lover, leave him for me.”

Sam Smith 〈Leave Your Lover〉

哼著哼著，心不自覺地揪緊。過往的回憶也跟著湧上心頭。

「如果這時候她能在身旁，那該有多好...」，他想著，

「如果可以，好想當去年這時候的我們，那時候的我們肩靠著肩，一起聽著歌。享受著那微小卻又純粹的幸福。」

但她卻已離他遠去，現在只有他坐在此地，一個人聽著彷彿快樂卻又暗藏悲傷的情歌。

秋月就這樣隨著節拍，慢慢地閉上眼睛，沉浸在吉他聲和歌聲裡。

但正當他準備將自己整個人沉浸在音樂裡時，吉他聲停了下來。

剎那間，四周一片寂靜。

然後，隨之而來的是一聲聲尖叫，還有一聲像是野獸的咆哮。

往遠處看去，好像有個東西正張開嘴大吼著。秋月站了起來，然後轉身就往聲音的源頭跑去。

平時車水馬龍，四周都是往來的遊客和過客的圓環現在一個人都沒有。

一切都被「那東西」給嚇跑了。

那是一隻無法形容，醜陋的怪物。

找最相近的東西來描述它的話，應該就是哥吉拉了。

它正張著大嘴朝秋月的方向吼著，彷彿一張口就可以把佇立在圓環正中央的城門給吞掉。

但秋月似乎是不知道什麼叫恐懼，他以極快的速度跑到它的面前。

那怪物又吼了一聲，似乎是叫這個不知死活的小子不要自不量力，

妄自菲薄。

可是秋月感覺一點都不在意。

因為他就這樣站在它的正前方。

突然他的身體從手開始發出了光，然後下一秒整個人就換了一套衣服，手裡還拿著一根看起來與電影中會出現的魔法杖很像的東西。

那是一把劍。

“Ka,Kira.”

他喊出了一句咒語，然後就直直地往那頭怪物衝過去，而另一邊，怪物也同時往他的方向走來。

下一秒，雙方的身影在烈日下交錯。

下個瞬間，怪物的身上多了一道長長的傷痕，並且不斷有溫熱的液體從傷口中流出。它吼了一聲，但是沒人知道這到底是疼痛的吼叫還有憤怒的怒吼。

秋月沒等它吼完，僅僅轉過身隨即又往它跑了過去，念出了有別於剛剛使用的另一句咒語。

“La,Alpha.”

念完咒語的他巧妙閃過怪物對他的任何攻擊，將劍的尖端輕靠在怪物的身上。

只見劍的尖端開始結霜，然後一路沿著怪物的身體擴散。

怪物停了下來，它似乎有點驚訝，像是第一次看到似的瞪著布滿全

身的純白冰霜，然後，就在它將頭轉向秋月時，霜在瞬間結成冰。

它就這樣變成了一塊超大塊的冰塊，佇立在圓環中央的廣場上。

秋月則是輕鬆的將劍拿離怪物。

「這是，最後一擊了呢……」他喃喃自語。

「就用最不會痛的方式，把你送離這個世界吧！」

“Renra, Showa.”

念出這句咒語的同時，原本靜靜佇立在那裡，一動也不動的大冰塊(怪物)，在幾秒間漸漸地變成一粒一粒小小的顆粒，飄散，然後消失於空中。

圓環廣場像是什麼事都沒發生過的在瞬間恢復原狀，隨之而來的是旁觀者的掌聲和歡呼聲。

秋月卻像是沒聽到似的逕自走離。

2.

腦中浮現了一年前的情景。那是他第一次使用魔法的時候。

同樣的地點，圓環。當時剛發現自己擁有一種神祕的力量卻不知道如何使用的他，聽見了一個聲音，那聲音來自他的心裡。

「不要擔心。跟著我念就好了。」那個聲音這麼說。他決定試一試。

「來囉！跟著我念！」

“Ka, Kira.”

秋月的手中突然多出了一把劍。

「接著，你只要往那個東西砍下去就好了。」那個聲音說，不知所措的只好照著它所說的，拿起劍朝像兔子的怪物砍了下去。

它的身上多了一道長長的傷痕，流出像是血的液體。

接著那隻怪物就這麼倒下。變成了細小的粒子飄向空中，然後消失在藍天裡。

這是秋月的第一次勝利。從那時開始，魔法就這樣地存在於秋月的生活中。

而不久後，那個女孩也走進了他的人生。

還記得才剛開學不久，秋月就喜歡上了緋櫻。那美麗的容顏，悅耳的嗓音在她們的第一次見面就給了秋月的心臟一記重擊。

就像是，小鹿亂撞撞昏了頭。

然而他一直找不到時機開口。

直到一年前，他在因緣際會下救了她。

那是一個平凡的下午。

放學時分，秋月一如以往地在前往火車站的路上。

轉過了一個轉角，聽著音樂邊哼著歌的他突然發現緋櫻走在他前方。

這是他第一次在放學後看見緋櫻。

心裡疑惑著為甚麼之前從未在這個時刻看見，想著想著，兩人就這樣一前一後地走到了車站廣場前的路口。

正當秋月想著緋櫻是否也和他一樣要搭火車時，他看見她逕自往對街走去。

同時在緋櫻腳下踏著的行穿線遠方，有輛車像是沒看見緋櫻似的完全沒減速，就這樣以極快的速度朝路口駛來。

下一秒，秋月脫口而出的「小心！」，和那輛車的喇叭聲幾乎同時響起。

然後，剎那間，

“Enra,Kara.”

時間因為秋月脫口而出的咒語而靜止。

除了唸出咒語後迅速往緋櫻跑去的秋月。

接著，跑到她身旁的他迅速拉起了她的手，然後將她平安地送到對街。

輕輕地放開緋櫻之後時間隨即又恢復了流動，留下的是站在路旁一臉驚愕的緋櫻與留下長長煞車痕後在遠處停下車從車窗探出頭來一副不可置信的駕駛。

這時愣在原地的緋櫻注意到了正要往車站走去的秋月，她快步朝他走去。

「剛剛這全部，是你做的嗎？」她張開雙手擋在秋月面前。

他承認了。「那我必須要好好的謝謝你...把眼睛閉上。」緋櫻說，秋月照做了。

閉上眼睛之後，一陣風朝兩人吹來，伴隨著她落在他臉頰的一吻。

隔天，他跟她告白了。沒有太多的甜言蜜語，但他完整的表達出他內心的激昂和對飛鷹的愛慕之情。

然後，她接受了。

「可以啊。」注視著秋月的她微笑著給出回應。

他的心從那刻開始，從獨自一人的孤狼變成了一個包圍著兩顆心的粉紅泡泡。

秋月也開始在他所生活的城市東奔西跑，到處與怪物征戰。

這時候的他，常常因為一場又一場的戰鬥而變得疲累不堪。

但有了緋櫻的陪伴，秋月內心滿意的幸福感還是壓過了疲憊感。

依稀還記得自己時常和那個女孩假日時肩並肩，手牽著手走在街上的回憶。

「等一下要去哪裡啊？吃東西嗎？」秋月問，並看向她。

「都可以啊！能跟你一起就好...」她轉過頭來看向秋月，臉上泛起和遠方夕陽一樣美麗的微微紅暈。

那既美麗又可愛的臉龐，他不曾忘記。

每次想起都讓他想回到過去。他好想回到那個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時

光。

但是，時光不曾倒流。

更不會為了一個人，而大發慈悲。

3.

翌日。清晨的陽光緩緩地從雲層裡探出頭。

乍看之下，秋月覺得朝陽竟和夕陽有幾分相似。

但明明都是漂亮的橘色或淡黃色，朝陽卻從未和夕陽見過面。

彷彿活在平行世界般。

就像是，現在的秋月與緋櫻。

六點。天才剛亮不久秋月卻已背著書包出門了。

先是走進家附近的便利商店買了一罐咖啡，爾後他快步往校車的集

合點走去。

抵達集合點後沒多久，校車來了。

他找了個靠窗的位子坐，靜靜地看著窗外的風景。

出發不久後校車就行駛在縣市交界的跨河大橋上。

窗外，在河上方的太陽，正努力地把陽光分給河岸邊的一棟棟建

築。遠方，山巒間的雲霧繚繞，一切如畫般的景色讓人一早就心情

大好。

當然秋月也是。

耳機裡傳來的是輕快的歌曲，讓他在邊看著窗外的同時，邊用腳尖在地上跟著拍子打起節拍。

這是一個愉快且美好的早晨。

但一切就在秋月走進學校，遇見她的那一瞬間變了調。

輕快的搖滾樂，在剎那間變成了痛苦的情歌。

看見她的那一瞬間，兩人同時停下腳步，注視著對方。

她面無表情的看著他，然後轉頭走遠，兩人擦肩而過，只剩他獨留原地。

「哈哈...果然是這樣呢...」秋月喃喃自語。

「我們兩個，已經多久沒有講過話了呢？」

答案是六個月。這六個月來，他們一句話都沒說。

兩人既像是陌生人又像是爭鬥許久的勁敵，相遇時總是冷眼看著對方。

走進教室，早到的同學們正在討論著近期最夯的手遊和昨天晚上緊張刺激的球賽，沒有參與討論的則是獨自滑著手機或是選擇補眠。

秋月放下書包，打算加入討論或是玩手機的行列。

但心裡突然出現一道聲音喚住了他。

住在他心裡的小精靈似乎有急事，頻頻呼喚著秋月。

「去操場一趟！拜託你了。好像有隻怪物等等會出現在那裡。」看來是小精靈的「魔法預知」技能又成功掃到了一隻怪物。

秋月嘆氣，但也只能乖乖地走下樓，往操場走去。

操場上，排球隊同學們正在以跑步作為晨練的前菜；旁邊的籃球場跟排球場，則是好幾群男生揮灑著汗水與青春，一切看來與平時無異。

但下一秒，伴隨著一聲巨響，一隻長得像青蛙的怪物突然出現在眾人面前。

秋月的腦中瞬間浮現「忽有一龐然大物，拔山倒樹而來」這句話。

不過更多的回憶是，大約六個月的那一天。

一樣是魔法預知，一樣是一切突然發生，一樣是那隻長得像青蛙的怪物。

但不一樣的是，現在的他是獨自一人。

他和她，在那天的約會後，分手了。

越是想著那天的事，他就越無法專心在眼前的怪物，視線開始變得模糊。

他搖搖頭，試圖甩開那些煩人的回憶，想辦法把專注力移回眼前的

這隻怪物。

秋月喃喃自語著，他的手指開始發亮，然後擴散到全身。

身上穿著的體育服也同時換成了被稱為「戰袍」的長袍，接著他朝天空伸出手，握住了憑空出現的魔法杖。

“Alpha,Sira.”

念出這段話的同時，秋月揮了揮手上的魔法杖。

整座操場的跑道以及草地，就這樣在瞬間被蓋上了一層厚厚的冰。

此時的秋月則決定不用劍和對方一戰，不再讓那一天重演。

4.

那一天，大約六個月前的那一天。

他本以為只需要用劍就能嚐到勝利的果實，可是他錯了，大錯特錯。

就在他的劍砍過那隻青蛙的那一瞬間，他感覺有道痛楚從他的肚子傳來。

他被它的爪子劃出了一道長長的傷口。

血液同時飛濺而出，將廣場染上如夕陽般的鮮紅。

從傷口傳來如火燒一般的痛楚，快要將秋月的意識硬生生地給奪走。

勉強抬起頭來看著那隻怪物，雖然被劍砍的地方同樣正滴著像是像

是血的綠色液體，但那隻青蛙像是毫髮無傷似的以居高臨下的姿勢

看著他，彷彿正冷笑著邊等著秋月的終戰投降宣言。

可是秋月並不如它所願。

“El,Phyla.”

他用魔法做了結界，把他和怪物包在他所設的結界內，並與其他人

隔離開來。

但是他失算了，因為還有人在結界內。

那就是緋櫻。她站在怪物面前，轉頭看向秋月。

心突然被揪緊，瞬間傳來的痛楚遠遠超越了傷口帶給他的。

他想起他曾發誓他絕不會讓她受到任何一點傷害。

於是他站了起來，在腦中想著到底哪一種方法才能夠在不讓她受到

傷害的前提下，除掉眼前的敵人。

他終於想到了。雖然不一定有效，但值得一試。

雖然代價挺高，但是，為了她，就算赴湯蹈火他也在所不惜。

他輕聲念出一道咒語，讓握在手中的劍變成了魔法杖。

他緊緊握住劍柄並將劍指向那隻青蛙，準備好戰鬥。

但下一秒他看到的是，緋櫻整個人飛了出去。

緋櫻就這樣看著那隻長得像青蛙的怪物將秋月打倒在地。

回過神來，自己已經不知在何時跑到了怪物面前。

轉過頭，望著自己心愛的人，她決定使用他曾教過她的魔法，讓他免於被面前無情的怪物給吞噬，也讓他能繼續待在她身旁。

但是就在她剛念出咒語的剎那，她的肚子就被重重捶了一拳。

空氣硬生生地被壓迫從嘴而出，而同時她整個人飛了出去。

伴隨著一聲巨響而重重摔在地上，好不容易撐著爬起來時她感覺全身的骨頭都碎了。

忍著全身如火燒般的痛楚，她想再一次往它衝去，但它卻先一步到了她面前。

眼看著爪子就要落下，卻有道身影朝她奔來。

他抱住了她。下一秒，爪子劃過空氣，她發覺他把她抱得更緊了。

他不想失去她。僅僅只是一秒，在她的眼中卻彷彿如永恆般漫長。

她好想，就這麼一直被他緊緊抱著，直到永遠。

即便她的另一個愛人正站在一旁。

秋月看見她飛了出去，重重摔落在一旁的地上。

瞄了一眼那裡的紅色結界，剛剛明明凹了一塊不過卻很快的恢復原狀。

「看來這個對手真的不好對付呢...」他在心裡想著。「到底要怎麼做呢？」

就在他邊想著辦法邊朝她走過去的時候，他看見她慢慢的站了起來。

「這樣好嗎？話說她應該會想辦法出去結界吧？」他在心裡這樣想著。

但是他錯了。大錯特錯。

她似乎還想跟那隻怪物打一場。

「瘋了啊妳！」秋月在心裡大聲罵著，然後忍著痛加速朝她衝去。

但是那頭怪物總是比他快一步。

它朝她衝去。秋月也以更快速的速度同時朝她跑過去。

終於，他到了她身前，但是在她們眼前的怪物抬起了爪子。

眼看就要這樣朝她揮了下去。

他搶先一步抱住了她，並往前一步。

爪子揮空，他可以很清楚地聽到劃過空氣的聲音。

他鬆了一口氣。

「接下來要做的事是把她送出這個該死的結界。」他在心裡想著。

於是他輕輕地把她放在地上，然後深吸一口氣。

“El,Phyla,La.”

藍色的結界破了一個洞，而緋櫻則是被一道光包圍，然後緩緩飄向破洞處。

不久後她就被送到結界外，而結界的破洞則是立馬就補了起來。

「這樣，就只剩下它了呢。」他喃喃自語，並望向對方。對方也正用兇狠的眼神瞪著他。

秋月往前踏了一步，身體前方的地板又多了幾滴鮮血。

劇烈的疼痛感使他快要喘不過氣來，但他還是想堅持到最後一刻。

因為，他無論如何，都不想將幸福從自己的手中抽離。

5.

緋櫻發現自己正被一道光包圍著，往結界外飄去。

「是秋月嗎？」她在心裡問自己。

「他想...自己一個人把它解決是吧？」最後她在腦中得出了這個結論。

下一秒，身體突然碰到了冰冷的地面。

她起身，看往剛剛和青蛙戰鬥的地方，在她視線前方的結界不知在何時被開了一個洞，但下一秒那個洞馬上卻又變回原本一片平整的藍色結界。

突然，她聽到一聲怒吼，然後是一句咒語。

她很清楚地知道，那代表著他的咬牙切撐。

秋月再次將劍對準那隻青蛙，心裡想著要使用的魔法咒語邊往那頭

怪物衝去。

怪物就這樣看著他，並且發出一聲怒吼，而離怪物只有一步之遙的

秋月則是選擇在這時喊出即將要使用的魔法咒語。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

那頭怪物搶先一步衝了過來，而它的爪子直接劃過秋月的肚子。

鮮血濺出，秋月再次飛了出去，重重摔在地上。

但這次秋月和剛才不一樣，他強忍著痛楚站了起來。

因為他想起他有想守護的人。只要是為了她，即便再痛苦秋月也在

所不惜。

有他在就沒有人能傷害她，即便是比他強上幾十，幾百倍的對手。

所以他絕對不會讓眼前的怪物得逞。

這個念頭閃過腦海的同時，他將劍鋒掃過那頭怪物。

這次輪到對手發出一聲痛苦的怒吼，傷口開始有地方化成了微小的

粒子，閃閃發光著向空中飄散。

秋月再次舉起劍想往怪物衝，但雙腿卻突然一軟朝地面跪了下去。

一口鮮血被咳出，伴隨著火燒般的痛楚。

但他仍然不想就這麼放棄，反而靠著意志力緩緩站起，往怪物走

去。

眼前卻有個身影一閃而過，是緋櫻的背影。

緋櫻看見秋月咳出一口血來。

心不知為何地跟著絞痛了起來，她決定朝著結界走去，並拔出身後的細劍。

“El,Phyla.”

結界就這麼被細劍給分開，她就這樣穿過縫隙像怪物衝去，跑過了勉強站起身卻還是往怪物那裡走去的秋月。

“Hena,Kyora.”

靈巧地躲過了爪子，緋櫻低聲地唸出咒語，同時劍向前刺出。

怪物的身上又多了一個傷口，而傷口附近的組織變成碎片和微粒飛散。

她發現青蛙的動作明顯地慢了下來。

跣步向後退開，緋櫻再次閃開了怪物的攻擊，然後再次使用同樣的魔法。

怪物的身上又一處變成了碎片飛散，而她再次後退。

就在她轉過身來準備下一次的攻擊時，怪物冷不防地呼出一口氣。

火焰噴出，讓她不得不向前躲避。

但就在這時，怪物的爪子伸了出來。

她再次被打中，飛了出去。

眼前一黑的同時，她彷彿聽到有人念了一句咒語。

“Enra,Kara.”

時間停止，有個人接住了她。

同樣是溫暖的擁抱，卻有著跟剛才完全不同的感覺和溫暖。

抱著她的人不發一語，就只是靜靜地把她抱到結界外，然後把她輕輕地放下，摸了摸她的頭髮。

「這次，不能再衝進去囉！」她聽見那個人那麼說。

想抓住他的手卻只抓住空氣，因為和他之間已經多了那怎麼也構不著的距離。

想叫住那個人卻無法開口，因為意識早已逐漸離自己遠去。

她就只能任由眼前被黑暗給吞噬，然後在那之前看著他那逐漸遠去的背影。

6.

春語還記得自己第一次見到緋櫻的時候。

那是一個剛下過雨的早晨。

他獨自一人走在兩旁種滿櫻花樹的小道上，小道旁則是一條有著歷史的水圳。

他正漫無目的地遊蕩著，不知道自己為何會來到這裡，也不知道自己現在要做什麼。

被動作喚醒的手環顯示著現在的時間是八點三十分，也就是說他已經足足在外閒晃了兩個小時。

但春語還是不想回去，現在的他想知道在這裡的他到底是為了什麼。

於是他就這樣繼續漫步，直到一陣風朝他吹來。

風吹起了地上的葉子，同時也將無數的櫻花花瓣給吹落。

就這樣，在春語眼前下起了櫻花雨。

春語曾在許多的作品中都見過如此的情景，但這是第一次真真實實地發生在他的眼前。

而就在櫻花雨停歇之時，在櫻花地毯的遠處出現了一個人。

她就跟剛剛紛飛的櫻花一樣美。

幾個星期後的學校，再次看見她的春語終於知道了她的名字。

「緋櫻…好美的名字，就跟那天我遇見她的情景一樣美呢。」他喃喃自語。

不久之後春語就跟緋櫻成為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因為兩人不只在同一個班級，連參加的社團以及在社團中被分到的

組別也都相同，所以他們交談的次數比其他人都還要多，不久後就熟了起來。

但春語卻不曾對緋櫻表達過他對她的感情，因為他害怕失敗。

害怕一旦說出口，他和她的距離就會越來越遠。

就在他掙扎的時候，秋月出現在緋櫻的人生中。

春語只知道秋月和緋櫻同班，但她們平常並不會有什麼交集。

所以她們在一起的這個消息對春語來說可是晴天霹靂。

他什麼事都還沒做，在他好好的表達，將自己對她的感情說出口之前，就已經有人先他一步，走進了她的內心。

但春語只能責怪自己為何沒有勇氣朝緋櫻說出自己對她的感覺，沒有勇氣讓自己大膽地去追求，所以錯的其實是膽小、沒有勇氣的自己。

而每個人都有追求並且得到愛情與幸福的權利，所以儘管再怎麼傷心與忌妒，他還是希望秋月與緋櫻兩人能夠屬於他們的幸福，這樣對春語來說就已足夠。

“誰說喜歡一個人就能擅自將自己認定成為唯一能夠給對方幸福的

人？”

這是自私，同時也是一種情感勒索的行為。”

這是春語之前在書上看見的一句話，之後他就把這句話當成了自己

的戀愛守則之一。

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秋月和緋櫻的感情似乎不是很好。他們似乎常有爭執，而每次社團課時緋櫻都會在分組時間向春語抱怨她和秋月爭吵的事情與經過。

但春語卻不知道他應該怎麼去處理跟回應。

“如果我對她比現在更好一點，我是不是就會鑄下無可挽回的大錯？”每每緋櫻來找他抱怨，他都會這樣子在心裡問自己。

“無論再怎麼樣，我也不能跨過那條界線。”接著他會這樣子告訴自己。

然而春語不知道的是，其實緋櫻早早就對春語保持著好感。

而人一旦有了新的感覺，原本存在的愛與和諧就有可能會在瞬間破滅。

瞬間從回憶拉回現實，春語看見身處自身前方結界內的秋月跪在地上，並且不斷地咳出血，但他似乎還想繼續戰鬥，因為他不斷地想讓自己重新站起。

望向另一邊，緋櫻從地上站起，拿起劍大聲唸出咒語後便往結界衝了進去。

「他們兩個到底為什麼要做這種事啊？」內心百般不解的他輕輕揮

了揮手，身上的衣服變成了長袍，手裡剛剛握著的手機也變成了一根魔法杖。

“El,Phyla.”

結界再度被分開，他快步走了進去。將魔法杖用兩手握緊，他看見怪物的身上又多了幾處新的傷口，而一旁站著的則是緊握著細劍邊喘著氣的緋櫻。

「這樣它的速度就快不起來了，辛苦妳了。」他在心裡這麼想著。他走近那頭怪物，用魔法杖指著它。就在他思考著要先用哪種魔法時，眼前的怪物卻先一步向緋櫻伸出了爪子。

“La,Shora.”

他趕緊在心中默念著。魔法杖發出光芒，果不其然，那頭怪物的攻擊速度慢了下來，讓緋櫻得以閃過爪子用細劍刺向它。

下一秒，怪物那龐大的身軀又一處化成了碎片隨風飄散。

「看來我也該認真了呢...」夏雨拿著魔法杖跑了起來。

但人還沒到怪物腳下，那頭怪物卻搶先一步朝緋櫻噴出火焰。

緋櫻轉身退開，不妙怪物卻又朝緋櫻伸出了他的爪子。就在差一點擊中她之時，一道光芒從夏雨手中的魔法杖亮起。

“Enra,Kara.”

時間就這麼被夏雨所靜止。他丟下手中的魔法杖，朝緋櫻衝去然後緊緊抱住她，接著將她抱起，緩步走到結界外。

「這次，不能再衝進去囉！」他向她說道，然後輕輕摸了摸她的頭髮，將她放下，接著轉過身來再度往結界裡走去。

秋月就這麼看著緋櫻被爪子揮中，飛了出去。

但是下一秒，有個人往她衝了過去，接住了她。

然後，就這樣，把她抱出去結界外。

他看見他跟她講了幾句話後，就轉過身往結界裡走來。

鬥志不知為何地變得更旺盛了起來。

「這是...嫉妒嗎？」秋月在腦中想著。

腦中不斷思考著的同時，他再度舉起劍，往怪物的方向跑去。

他決定再次唸出那一句咒語。

原本以為不會再用到的魔法，沒想到竟然還有再次用到的一天。

因為現在的狀況讓他不得不用出它。

他邊跑邊把劍高舉，然後念出那句咒語。

“El,Sira,Kenra.”

手上的劍發出比以往都還要亮的光芒。

就在這個瞬間，他將劍刺向那頭怪物。

下一秒，怪物的身體從被刺中的傷口開始化成無數碎片飛散。

秋月也因為在最後使用了太強大的魔法而承受不住，朝地面倒了下去。

在半夢半醒間回憶將他帶回第一次聽見這招魔法的那天。

當小精靈向他陳述完魔法的作用和使用之後的影響時，小精靈問了他問題。

「了解了這招魔法，你有想好要在什麼時候用它了嗎？」它這麼問。

「只要為了她，無論什麼我都願意為她嘗試。」依稀記得自己是這麼回答的。

「沒想到，那一天竟然這麼快就來了啊……」秋月喃喃自語。

接著他就昏了過去。

夏雨看見他再度站了起來，然後再次朝那頭怪物衝去。

「他真的瘋了……」他嘆著氣，接著也拿起魔法杖往怪物跑去。

接著劍劃過東西的聲音伴隨著咒語，在夏雨的眼前響起。

他看見秋月將劍刺向那頭怪物，然後怪物的身體開始變成無數個碎片飛散。

「這不是傳說中 10000 人只有 1 人會的那個魔法嗎？」夏雨很是訝異。

「該說不愧是他嗎...果然是我認識的那個他呢...」他喃喃自語。

然後他朝緋櫻走去，想要嘗試著將她喚醒。

她的血色和表情看起來已比剛才好很多，於是他將她的頭用他的手

枕著，同時輕輕喚了她。

「緋櫻，醒醒。」

她緩緩睜開雙眼。

「妳還好嗎?要不要我...」

還沒講完，未出口的話語卻在剎那間被硬生生地鎖在嘴裡。

因為緋櫻突然緊緊地抱住夏雨。

「我想...跟你在一起...」她直直地望著他的雙眼。

與此同時，秋月則因為瞬間使用太多魔力而朝地面倒下。

7.

一聲吼叫把秋月從記憶中拉回現實。

他以滑冰的形式往那頭青蛙怪物衝去。

“Sira,Zaka.”

將魔法杖指向它，然後念出咒語。

只見青蛙被一根冰柱刺進了身體裡，它大吼著，接著伸出舌頭往秋月攻擊。

秋月靈巧的閃了開來，然後再一次念出咒語。

“Sira,Zaka.”

此時腦中想的卻仍然是那一天。

那時失去意識的他完全不知道接下來發生了什麼，只記得他醒來時看見的第一張臉，以及那個人對他所說的第一句話。

「學長你還好嗎？」睜開眼，在他眼前的學妹---品荷正焦急地看著秋月。

視線向四周望去，倒下前湛藍的天空已被覆上一層薄暮。

「現在幾點了？」秋月問。「現在是晚上七點喔！學長你還有哪裡不舒服嗎？」品荷那時看起來似乎還沒完全放下心來。

「沒有了，沒事。」回答完後秋月嘗試著站了起來，但全身每一寸的筋骨都反抗著他。「痛痛痛...」他微微呻吟。

「還說沒事，你看，吃到假裝堅強的苦頭了吧。」品荷邊說著邊扶著他。

「那緋櫻呢？她沒事吧？」秋月接著問。

「是沒事啦...但是她現在人不在這裡，已經走了...」

「...跟夏雨一起走了。」品荷小心翼翼地將話語說出口。

她就這樣，跟著另一個男生離開他了。

「為什麼緋櫻會跟他走？是不是夏雨跟他說了些什麼？」儘管心裡有幾百個念頭最後秋月還是只能勉強擠出這一句話語。

其他的他說不出口，他也不願與不想去面對說出口後的後果。

「呃...其實...是緋櫻學姊跟夏雨學長說想跟他在一起，叫夏雨學長帶她走的。」

緋櫻就這樣離開了他。

「學長你跟緋櫻學姊發生什麼事了嗎?吵架?要不她怎麼會.....選擇離你而去?」

「.....我不知道。」當下時間彷彿再度靜止。

就這樣，從那天起，已經整整過了一輪沒有她在身旁的春夏秋冬。

「就這樣，我和她到現在連一句話都沒說過。」秋月在心裡想著。

巨大的舌頭往他這裡伸了過來，他趕緊閃過。

舉起魔法杖，再度念出同一句咒語。

“Sira,Zaka.”

「我也從此陷入了那一天的泥沼，到現在還走不出來呢...」他喃喃自語。

這次換成了帶有黏液的巨大手掌揮了過來，秋月揮了揮魔法杖。

甩出的黏液結成了冰，掉落在地上，然後碎裂。

他穿過無數的冰塊，然後指著巨大化青蛙，念出另一句咒語。

“Sira,Hana.”

怪物的四周開始有冰柱從地上刺出，擋住了它的去路。

它大吼一聲，似乎像是有些生氣，但伸出的舌頭仍然穿過了冰柱，往秋月襲來。一滴像是唾液的東西就這樣打到了他的左手，然後開始腐蝕他的肩膀。

肩膀開始滴著血和怪物的黏液。

但他沒有就此收手，因為經歷過的痛苦可是比這個還要難受的多。

那時可是心在淌著血。

“*Sira,Zaka.*”

再度念出同一句咒語，同時再次閃過怪物的攻擊。

對他來說，這種痛苦不算什麼。

滑過一根又一根冰柱，血也隨著秋月的移動一滴一滴地落在潔白的冰上。

而腦海裡不斷飄過曾經，那是曾經甜蜜但如今令他心痛的記憶。

「失去了，現在的我又是為了什麼而站在這裡？」

從那天起他不斷地問著自己，但卻從來沒有得到過答案。

雖然從那之後的每一場戰鬥，他都只會專注在眼前的怪物上。

因為失去意義的戰鬥，對他就像是生活中不得不完成的工作罷了。

只是，這種漫無目的的戰鬥，似乎永遠都不會結束。

“*Sira,Zaka.*”

又一次地使用冰柱刺向怪物，這次它身上有更多部分化成了碎片。

而自從緋櫻離開他之後，他也是一個人漫無目的的活著。

借用魔法杖來施力往旁邊一滑閃過粉色巨大的舌頭，同時躲開像是雨滴般從天而降的黏液，秋月的腦中不斷浮現一件又一件的往事。

眼前的怪物正在一點一點的消逝，而意志力也正跟著血的落下，一滴一滴地逐漸消失。

肩膀上不斷地傳來如火燒般的痛楚，但他卻只是一遍又一遍地朗誦

著不同的咒語，然後不斷地閃躲，在冰上劃出一道又一道的曲線。如此這般重複了無數次，不知道過了多久，總算有其他人出現在秋月的視野。

是品荷，順著視線看去，她正站在雪白冰原---曾經的操場上，手上握著的是她的專屬魔法杖。

「秋月學長我來了！」她朝秋月大叫。

只見品荷像是個滑冰選手，在冰上畫出一道優美的曲線後，往那頭身軀只剩一半的怪物滑了過去。

“Ka,Kira.”

伴隨著秋月最熟悉的那句咒語，就如同第一次遇見怪物的他一般，他看見品荷和那頭怪物的身影交錯。

怪物的鮮血瞬間濺出，灑滿了整個雪白的操場，然後慢慢地化成無數粉塵，消失在空中。

見到這一幕的秋月也往那頭怪物衝了過去。

“Ka,Kira.”

手上的魔法杖變成了劍，隨著秋月手臂的揮動在那頭怪物的身上砍出了一道極深的傷口。

「嗚喔喔...」肩膀有種被撕裂的錯覺，讓他忍不住叫了出來。

眼前的巨大青蛙似乎還想來場最終的決鬥，即便它和秋月一樣早已遍體鱗傷。

「可我的心正傷著呢……」秋月喃喃自語。

不過他依然堅持到了現在，從那天到此時此刻，他不斷地告訴自己還能夠繼續走下來，於是他就這樣堅持了一年，整整一年。

邊跑著邊用劍把從天而降的怪物唾液砍飛四散，秋月盡可能地接近那頭怪物，然後，反覆地詠唱著他最熟悉的那句咒語。

“Ka,Kira.”

伴隨著咒語的詠唱聲和揮劍的風切聲，秋月和品荷兩人不斷地在那頭怪物的身上強加上一道又一道的傷痕，最後兩人在怪物發出一聲比以往都還要大聲的吼叫聲後停了下來。

他和品荷對看一眼，兩人同時點了頭，然後往那頭怪物走去。

將劍靠在那頭怪物上，接著同時念出同一句咒語。

“La,Alpha.”

就如兩人身處的操場一般，從劍靠著的地方開始怪物全身結了霜，然後變成了冰，將怪物緊緊的包覆住。

兩人接著把劍拿離怪物，並同時後退一步，詠唱出下一句咒語。

“Renra,Showa.”

超巨大冰塊---怪物的一個部分開始變成了無數的細小顆粒往空中飄去，然後消

失在藍天中。

漸漸地，整塊冰塊分解成無數個小冰塊，緊接著一個個都步入了和

剛剛那塊冰塊相同的絕路。

就這樣，怪物消失地無影無蹤。

8.

怪物在瞬間消失之後，操場也隨之恢復了原來的樣貌。

彷彿一切正常，而人與怪物間那激烈的戰鬥似乎也成了目擊者們的集體幻想。

秋月和品荷兩人的長袍也回復成平常學校的運動服，只是剛剛在戰鬥中被攻擊所成的傷口依舊有鮮血流出，染紅了她們的運動服。

只見品荷朝他走了過來，然後一臉擔憂地看著秋月的肩膀。

「學長，早就說了打不過的時候就要乖乖收手了吧！」她一邊搖頭一邊說。

「那只是不小心被它的口水噴到而已。」秋月回嘴。

「唉...所以我就說啊，你明明就知道你閃不過卻還是要往那裡衝...真是的有夠固執，不管是在魔法方面還是戀愛方面都一樣。」品荷嘆了口氣。

「不管什麼時候都只會讓自己受傷呢...」她喃喃自語。

「好了好了走吧，保健室。」她轉過頭去邊說道。

秋月跟上,卻又突然停下腳步。

「好像真的是這樣呢...」他喃喃自語。

「什麼真的是這樣？」品荷不解地回過頭來。

「就是說，好像每一次我都只會讓自己受傷，然後……」

「假裝堅強。」

同樣的話語在剎那間被兩個人同時說了出口。

聽到同樣話語的秋月驚訝地把頭轉向聲音傳來的方向。

緋櫻正站在那裡。

「你每次，都只會在他人的面前假裝堅強。」她發現他的眼神後又說了一次。

「在戀愛中叛逃的叛徒沒資格這麼說我吧？」秋月冷回。

「那天最後妳沒有失去我，但是妳選擇了離開我。」秋月努力地讓自己保持理性，「而且還是用一個聽起來很像小說會出現的理由來想辦法說服我。」他繼續說。

「所以呢？」緋櫻不客氣地反問。

針鋒相對。在一段距離外停下看著秋月和緋櫻的品荷只覺得現在吹在自己身上，本該是溫暖的夏天南風，此時卻像是北風般刺骨。

「那是我自己的選擇。」緋櫻先說了出口。

「你想知道為什麼嗎？為什麼我要離你而去，然後假裝不認識你。」

「因為你每次都一樣，每次都只會在我面前逞強……」

「每次...每次都讓我感覺會失去你。」她越說越小聲。

時光倒轉回一年前的那一天。

那時的她主動跟夏雨說了想跟他在一起，因為她發現自己無法承受失去秋月的痛苦。

而在遇見秋月之後，每當她遇到危險都是秋月一次次地挺身而出拯救了她。

但是她並不想要這樣。

她想要的是他能夠一直陪在自己身旁，如此便已足夠。

她不希望秋月為了她而犧牲自己，因為這樣子她和他都不可能會得到自己嚮往的幸福。

所以這次她生氣了。明明她就站了出來成功保護了他，明明她就能夠靠她自身的力量把那頭怪物給打倒，但已經倒下不知道第幾次的他卻還是站了起來，絲毫不畏懼死亡地往怪物衝去，簡直就像是.....對她述說著只有他能保護她。

她決定要讓他學會放手，要他知道不是所有事都能如他所願。

於是她向夏雨說出了那句話，而後果就是.....

秋月當真了，他認為她真的變了心從他那裏轉過身來往夏雨而去。

接著便是整整一年，直到現在。

但其實她的心一直都沒有過變化。

如今，她仍然愛著秋月。

哪怕只有一秒，她也想再次好好地感受他抱著她的那種溫暖。

另一邊，秋月發現品荷看向他並搖搖頭。似乎是感覺到了不太對的氛圍，她將手指放在唇前做出噓的動作，應該是想叫他不要講了。但他並不打算停止。

「總之就是這樣。妳離開了我，並且在夏雨那裡得到了幸福。可是妳有想過我還剩下什麼嗎？當我聽到妳朝他說出那句話的瞬間，我的心就像是被挖掉了一半，帶給我難以想像與承受的痛苦。」

然後從那之後，失去妳的我變得一無所有。因為愛著妳的我，一直都將妳視為我的全部，到現在依舊還是如此。而失去妳的我，只剩下一成不變和空洞的生活，最後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沒剩下了。」

說到最後的他帶著一些些怒氣和一些些失望。

而更多的是，悲傷與心碎。

他到現在還是無法理解為什麼明明只有僅僅一瞬，幸福就能夠從他心中消失的無影無蹤。

而緋櫻則是在聽完後安靜了好一段時間。

終於她開了口。

「你說的沒錯，那時候的確是這樣...」她頓了頓，

「但那是有苦衷的。其實，我一直都喜歡著你。所以，現在，雖然這樣講你可能不會答應...」說出這句話的緋櫻看起來有些羞澀。

「但如今的我，想要跟你重新在一起。」她注視著他說道。

「我很清楚是我傷害了你，也知道你很痛苦。因此我知道要讓你答應其實很困難...但是我受不了了，無論如何我都要告訴你現在的我依然喜歡你。我會等你重新喜歡上我的。」說完她轉身離去，留下秋月和品荷兩人在原地。

「...搞什麼啊？」秋月碎嘴，「這分明就是叫我重新喜歡她。」

「不好嗎？學長。」品荷帶著疑惑的眼神出現在他面前。

「反正你明明就還喜歡緋櫻學姐，不是嗎？」她問。

「是啊，我還是喜歡著她。」秋月回答。

「可是明明一年前她對我做了那件事.....然後現在竟然還回過頭來叫我重新喜歡她?這是甚麼意思?難道我又要再一次受傷害嗎?」

「我不知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秋月蹲在地上抱著頭。

「可能緋櫻學姐也有甚麼苦衷吧。總之站在我的立場，我會請學長再相信緋櫻學姊一次，畢竟妳們兩人現在仍然相愛著。」

「而且學長對她的思念明明就比緋櫻學姊對學長的思念還深。」品荷說著，然後朝秋月走去，握起他的手。

「我希望，學長能夠再一次得到幸福。而對學長來說，所謂的幸福，就是指緋櫻學姊，沒錯吧?」她看向秋月。

「唉.....確實是這樣沒錯呢。」秋月嘆了口氣。

「妳是對的。她確實就是我的幸福所在。」

「看來，得要再次愛上她才行呢……」他喃喃自語。

宣告午休結束的鐘聲響起，秋月緩步走向教室。

雖然前方一瞬間多了許多難關需要他去一一克服，但他相信一切都會順利解決。

更重要的是，在未來等待著他的，是既陌生卻又熟悉的愛情。